

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

张柏忠

1977年7月下旬，在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公社所在地以北沙丘中，发现一座古墓。部分随葬遗物已被人挖出。哲盟博物馆得知消息后，即派人进行了清理。根据墓中出土器物，推断此墓是较早的契丹墓葬。

一 地理位置与葬式

呼斯淖公社位于科左后旗所在地甘旗卡镇东40公里。墓葬在公社大院东北方向0.5公里许的沙崖壁上。沙崖之下为一条南北向的风蚀沟，崖顶至沟底约5米。沙崖的上部为流动的黄沙，其下为黑灰色沙土，较坚硬，厚约2米，再下为细颗粒白沙。墓葬上口开于黑沙土层上部，因长期风化，墓葬的一侧已露出底部，部分随葬品暴露于沙崖壁上。

墓葬为土坑竖穴墓，南北向，墓口距地表0.2米。墓口长3.6、墓深2.5、墓底长2.5、宽1.6米。无葬具。人头骨在北端，头旁放置罐、壶等生活用具。左侧放一具羊骨架，右侧及腰部放铁剑、铁镞等武器。脚部放鞍马具。清理时在南端发现平行的两条胫骨和腓骨，知为仰身直肢葬。

死者为男性，从其智齿尚未出全和头骨骨缝愈合等情况推断，死时年龄应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。

二 出土遗物

墓葬中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、铁器、铜

器、骨器等类，分别介绍如下。

(一) 陶瓷器

黄釉盘口壶 一件。口盘形似碗，口外侈。细颈，折肩折腹，平足。口盘中部、颈下部、肩上部、肩折部、腹折部各有压印锯齿形附加堆纹一道，颈部有凸弦纹两道，肩上部有凸弦纹三道。肩部、腹部又各有凹弦纹一道。壶内外通体施黄釉，有微小开片纹，足下有釉瘤。壶胎为红褐色陶质。口径11.2、高25.5、腹径18.5、足径9.8厘米(图版貳:1;图一:2)。

青黄釉盘口壶 一件。口盘似碗形，口外侈卷沿，鼓腹。肩部有一道凸棱，上腹部有数道凹弦纹。内外通体施青黄釉，出现微小开片。平足，足底部尚留有三个支钉的痕迹，并存釉瘤。壶胎为黑灰色陶质。口径13、高28.8、腹径18.8、足径9.7厘米(图版貳:2;图一:6)。

鸡冠壶 三件。形制相同。磨光黑陶质。上扁下圆，凹底。一侧有一凹槽，槽上下各有一穿纽；另一侧只有凹槽，无纽。鸡冠中间有一穿孔(图版貳:3)。

扁壶 两件。同式。磨光灰陶质，火候较高。身扁圆，两面各有两条同心圆棱，侧面中间内收，形成一道凹槽。长颈，斜口，微卷沿，颈部有一道凸弦纹。颈两侧肩部各有一系。高圈足，底上凸。其中较大的一件口径8、高30、腹径19.2厘米，足底面呈椭圆形，直径4.8×8.2厘米(图版貳:4;图

一：5)。

陶壶 一件。磨光灰陶。长颈，斜口，沿微外卷。鼓腹上划出不甚明显的六瓣瓜棱。腹下部施篦纹。口径12.8、高29.4、底径9.8厘米(图版貳:5;图一:1)。

带盖陶罐 一件。磨光灰陶。直颈，直口，平沿宽唇，圆肩，鼓腹。肩颈接合部有一道凸弦纹，腹下部施篦纹。口径13.2、高23.8、底径8.8厘米(图版貳:6;图一:3)。

陶罐 一件。形体较小，大口，直颈，鼓腹，素面。口径7.4、高9、底径4.4厘米(图一:4)。

(二) 铁器

铁钺 上窄下宽，略呈梯形，表面锈蚀较重。高6.4、宽14、口部厚1.4厘米。纵剖面呈V字形，壁厚0.2厘米。釜长方形，长13.3、宽1、深3.5厘米。釜内尚留有木柄残段。釜中部有一铁铆钉与两壁相连，为固定钺柄之用(图二:5)。

铁斧 一件。刃部残宽约4.5、斧高

8.2、顶部3.4×2.2厘米。长方形釜，釜口1.8×0.7厘米(图二:1)。

铁铲 两件。残破严重，只存釜部和少部铲身残段。一件较浑重，残长6.6厘米。釜为2.5×1.3厘米的椭圆形(图二:2)。另一件较精巧，残长6.8厘米。釜为薄铁卷成的圆筒形，长5.3、釜口直径1.6厘米。其上有一铁丝环，直径约0.15厘米，为加固铲柄之用。釜内尚遗有木柄残段(图二:3)。

铁剑 一件。银镡，银首，木鞘外包银皮。剑镡鏤云、水、鸟纹饰。剑首为两块鏤以兽面的银片，敷于木质剑柄的两面，用空心铆钉铆合，两侧及端部用银皮包裹，用银钉钉固。空心铆钉孔可系剑穗。已残断，残长101厘米(图七)。

铁矛 一件。锋已残断，残长16.5厘米。为四棱形，截面长方，长1.4、边宽0.8厘米。釜为卷筒形，壁厚0.3厘米。釜内尚存木质矛柄残段(图二:6)。

铁匕 一件。残长7.6、宽2.4、背厚0.4厘米。

铁铍 分八式。

I式 十一件。锋为扇形，茎与铍之间有结，方铍。茎长6—7、厚0.2、刃宽4厘米(图二:8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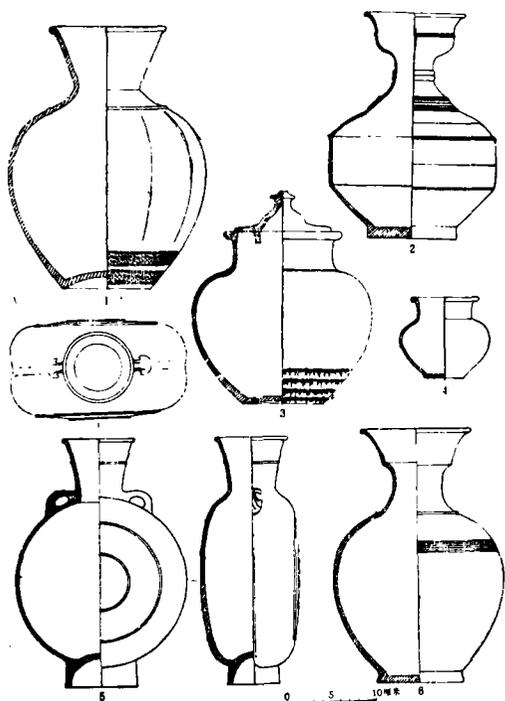
II式 一件。锋端分叉，其下与I式相同(图二:9)。

III式 一件。锋为三翼式，茎长4.3、翼残长2.5厘米(图二:10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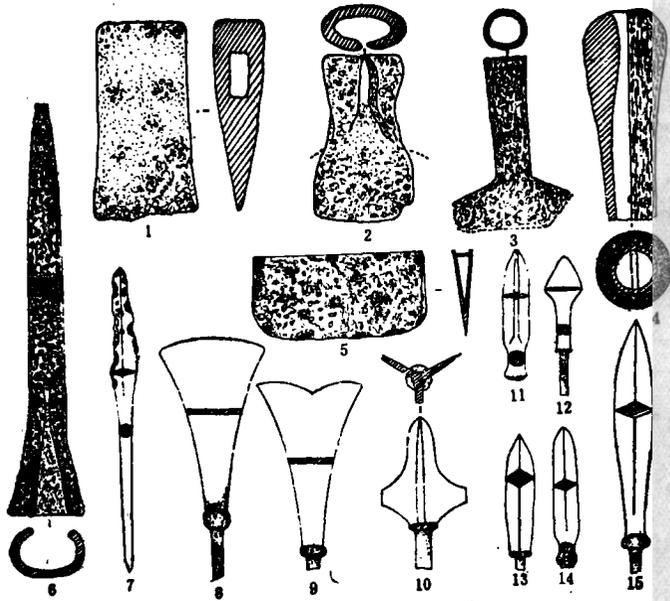
IV式 八件。茎为柳叶式，截面为菱形。铍为四棱形，茎铍间有结。茎长8—8.5、宽约1.5厘米(图二:15)。

V式 两件。茎与IV式近，但短而厚，茎下结不显著。长4.5—5、宽1.2、厚0.7厘米(图二:1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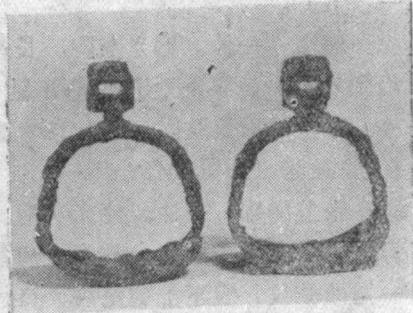
VI式 一件。茎上段为柳叶式，中间起脊，下为圆柱式，茎与铍间有明显的结。长5、宽1厘米(图二:11)。



图一 1.陶壶 2.黄釉盘口壶 3.带盖陶罐
4.陶罐 5.扁釜 6.青黄釉盘口壶(均1/8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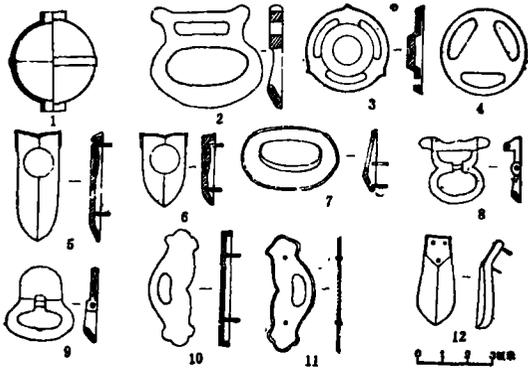
图二 1.铁斧 2,3.铁铲 4.骨管 5.铁箭 6.铁矛 7.骨箭
8. I 式铁镞 9. II 式铁镞 10. III 式铁镞 11. V 式铁镞 12. VI 式
铁镞 13. V 式铁镞 14. VI 式铁镞 15. IV 式铁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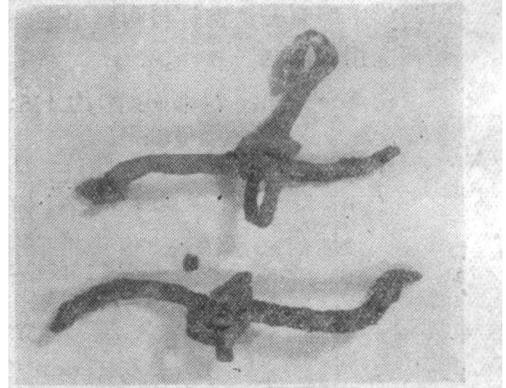
图四 铁马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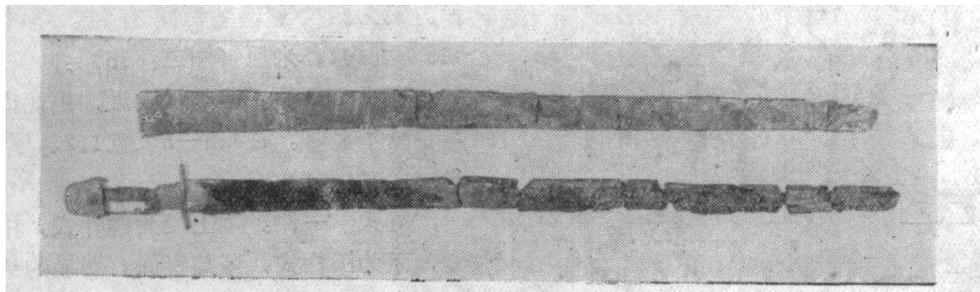
图五 铜铃



图三 1.空心球形饰 2,8,9.铜带扣 3,4.圆形饰件 5,6.蝉
形饰件 7.椭圆形扣钉 10,11 长形饰件 12.玛瑙饰件



图六 铁马衔



图七 铁剑

Ⅶ式 一件。茎上段为剑式锋刃，截面为菱形，下段为束腰形，截面椭圆。茎与铤间无明显的结。长5.7、宽1厘米（图二：14）。

Ⅷ式 二十一件。茎为四棱形，锋呈菱形。茎截面6×4、锋宽1.5、厚0.2厘米。铤为圆柱形，铤与茎间的结不显著（图二：12）。

马镫 两副。同式，铁制，锈蚀严重。踏部为弧形，有四个方孔，下有三道加强肋。镫梁为圆柱形，穿部高出镫梁，为方形（图四）。

马衔 两副。同式，铁制，因锈蚀严重只存一副半（图六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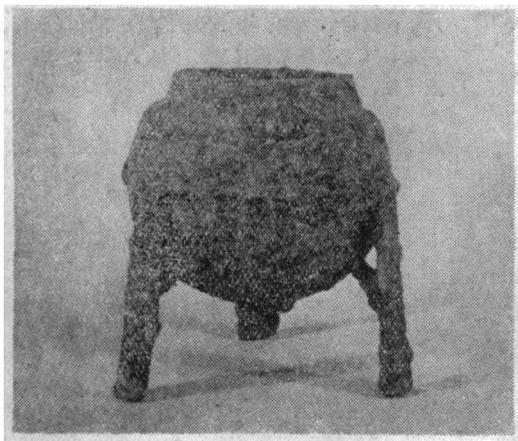
铁釜 一件。锈蚀较重。口微内斜，短直颈，肩部有两钮，各穿一小圆环。鼓腹呈球形，腹中部有一周凸棱，当是铸造时留下的合范浇口。三扁方足，足高13、宽2.3、厚0.7厘米，足上部与下腹部间铸有加强肋。釜高17.5、直径17.4厘米（图八）。

（三）铜器、铜饰

铜镜 一件。亚方形，较薄。素面，圆钮，表面鍍银。镜面仅局部锈蚀，保存较好。直径11.4厘米。

铜铃 五件。近球形，鍍金，已大部分剥蚀。直径5.5厘米（图五）。

铜带扣 十一件。分三种，表面鍍金。



图八 铁釜

但大部分剥蚀（图三：2、8、9）。

蝉形饰件 鍍金。形如蝉，中间起脊，一端为尖头，另一端有一圆窝。背面有三钉，尖端一，另一端二。分为大小两种：大的六件，长4.2、宽1.9厘米。小的十八件，长3.1、宽1.9厘米（图三：5、6）。

圆形饰件 分两种。一种六件。鍍金。中间突起，顶部为一个圆窝，周围有三个弧形镂空（图三：8）。另一种两件。铜质薄片，鍍银，亦有三个弧形镂空，大小与I式相同，当为组合使用（图三：4）。

长形饰件，分为厚薄两种，各一件，大小形式相同，背面两端各有一钉。厚者鍍金（图三：10），薄者鍍银（图三：11）。这种饰件当为组合使用。

椭圆形扣钉 两件。鍍银，中间有椭圆形孔。背面有三只铜钉。大者长3.8、宽2.5厘米。小者长2.4、宽1.5厘米（图三：7）。

空心球形饰 一件。鍍银（图三：1）。

（四）骨器

骨管 两件。同式。已残，似为器物之柄。一头较细小，内存铆钉；一头肥圆。骨管内有铁锈痕迹（图二：4）。

骨镞 一件。已残，柳叶式。残长12.3、宽1.2厘米（图二：7）。

（五）其它

玛瑙饰 一件。白玛瑙质，如蝉形，一端有三支铜钉，当与其他部件铆合使用，类似簪饰。长3.5、宽1.4厘米（图三：12）。

砺石 一件。土黄色，细砂岩。体积11.7×2.3×1.6厘米。

出土遗物中还有一些铜薄片饰件、铜箍、铜扣钉、铁钉等，因锈蚀成残片，器形已不可辨认。

三 关于族属与时代的讨论

此墓随葬品中多见契丹氏族的生活用具，如鸡冠壶、扁壶、长颈斜口陶壶，以及

骨镞等，墓中并随葬羊骨架，这是契丹人的葬俗，再根据墓葬的地点，推断墓主人可能是契丹人。

墓中出土的两件盘口壶，表现出唐代前期的风格。黄釉盘口壶上的锯齿形堆纹与隋大业四年的李静训墓^①中出土的青瓷小罐上的装饰特点相同，壶的釉色与早期唐三彩中的黄釉相同，壶颈部的凸旋纹也是这一时期瓷器的装饰特点。出土的亚方形铜镜为唐代中晚期的典型铜镜。铁釜也属唐代以前的形制，这类釜以后被六耳大铁锅取代。铁剑上的银质剑鐔、剑首均镌刻唐代风格的花纹。马镫在金属马镫中为较早的形制，隋唐时期多见。兵器中既有唐代的银鞘铁剑，又保留着契丹文化中较原始的骨镞。

在辽代墓葬中多见鸡冠壶，但均为瓷质或釉陶质。此墓出土的陶质鸡冠壶形制较为原始，与唐开元天宝时期的瓷制仿皮囊壶^②比较相似，其时代应早于辽。墓中带盖陶罐亦属较早的类型。辽代初期带盖陶罐的造型逐渐变高，腹径变小；中期以后变化更加明显，陶器群中不再出现象此墓所见的造型。扁壶在唐代及以前较为流行，辽代少见，同种形制的扁壶不见于辽代的墓葬。墓中出土的长颈斜口陶壶更是契丹人早期的常用器物^③，它当是由更早一些的盘口壶发展而来的。陶壶腹部的瓜棱纹在辽代少见，而在渤海、靺鞨文化的陶壶上则是一种普遍的纹饰。所以我们认为此墓的时代在契丹建国之前，相当于唐代晚期。

从墓葬的地望说，自元魏到唐代，这里一直是契丹人的活动地区。《魏书·契丹传》：“登国中，国军大破之，遂逃进，与库莫奚分背。经数十年，稍滋蔓，有部落，于和龙之北数百里，……。”新、旧唐书的《契丹传》亦载契丹地域当潢水之南，黄龙之北，东距高丽，西与奚接，南至营州，北至室韦。和龙与营州即今之辽宁朝阳。墓葬正位于契丹人的活动地区。

近几年来，我们曾发现几座契丹早期的墓葬，有火葬墓、土坑墓、砖室墓、石棺墓等。这些墓葬的情况，说明唐代契丹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与周围民族交往的增进，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新的因素，促进了契丹社会的转变。墓葬习俗的变化，大量随葬品的出现，说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已经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别。此墓中鎏金马具和中原银鞘铁剑等贵重物品都作为私有财产而随葬，尤其是明显的例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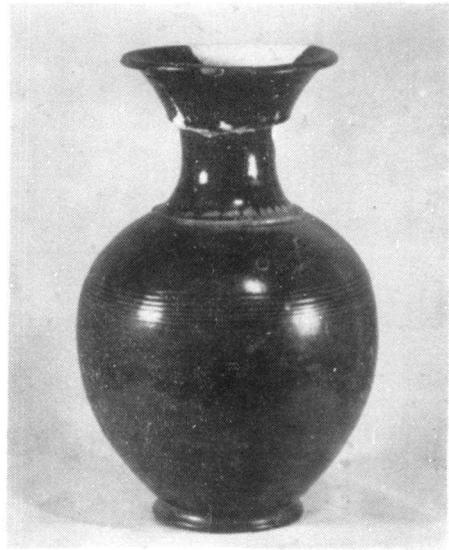
（杜宝山同志参加了此墓清理）

-
- ① 唐金裕《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》《考古》1959年第9期。
② 李知宴《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3期。
③ 汪宇平《内蒙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》，《考古通讯》1955年第4期；《内蒙昭盟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辽代遗址出土的陶器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6年第2期。李庆发《辽阳三道壕辽墓》，冯永谦《北票柳条沟辽墓》，《辽宁文物》1981年第1期。

图版贰 内蒙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出土陶瓷器



1 黄釉盘口壶



2 青黄
釉盘口
壶



3 陶鸡冠壶



4 扁壶



5 陶壶



6 带盖
陶罐